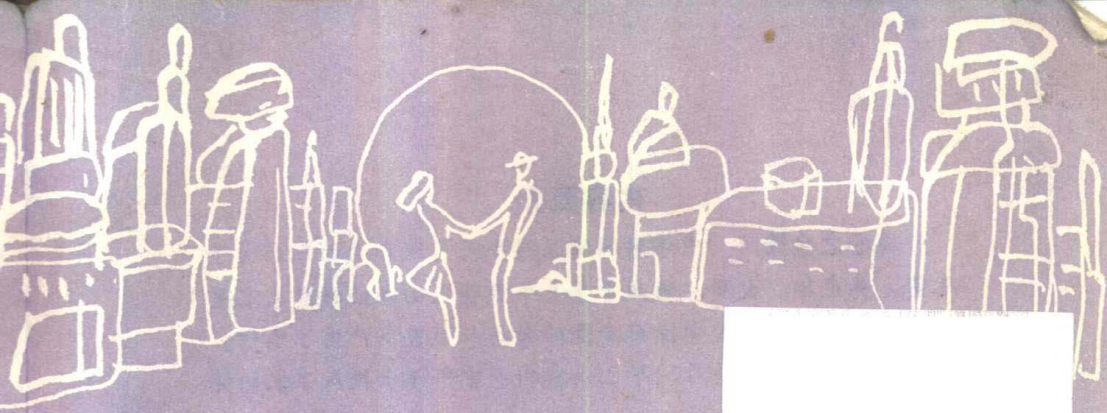


曼陀罗

• 台港女作家作品选 •





曼陀罗

亦舒著

博益出版社

曼陀罗

亦舒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205,000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0,000册

ISBN 7-5407-0000-9/I·0

统一书号: 10256·220 定价: 1.55元
1.65元

目 录

心之全蚀.....	(1)
曼陀罗.....	(85)
南星客.....	(225)

心 之 全 蚀

1875

我走进疗养院，路上不少看护迎上来，向我甜蜜蜜的笑，以及打招呼：“宋医生，早。”

笑得不怀好意，带些调戏意味，有些高级的女职员，索性说：“好吗？漂亮的宋。”

仿佛我姓宋，字漂亮，名俊。

在以前，男女没有这么明朗化平等之前，只有男人调戏长得好的女性，称她们为“蜜糖”、“甜心”、“爱人”。

六月债还得快，此刻没有什么能阻挡男性不受这种轻蔑的侮辱。只要长得平头整脸，她们例不放过。

我进入电梯，郑医生刚刚进来。

她向我眨眨眼：“宋星路，好吗？”

“好，好，大家好。”我无奈的答。

“下巴怎么了？是谁的长指甲抓破的？啧啧。”

“剃胡子不小心割的，不行吗？”我没好气。

“行，当然行，那剃胡刀是搽鲜红蔻丹的，是不是？”

她伸出手来摸我下巴，

我往后一缩，电梯中地方浅窄，差点没避过去，我苦笑：“郑医生，请你自重。”

郑医生风趣的说：“宋星路，你知我已经看中了你的身体，你是逃不过的。”

电梯门在这个时候打开来，我连忙踏出去，一边高声说：“下次，下一次。”

她哈哈大笑，我朝四〇三号房走过去。

半年来我与疗养院上下女职员混得烂熟。

似郑医生，德高望重，四十多岁，却还风韵犹存，有一个女儿，在美国读书，正经的时候，她曾同我叹口气说：“星路，我有个像你这样的儿子就好了。”但我心情好的时候，她又会拿我开玩笑，像刚才那样。

我推开四〇三号房，略觉有安全感，脱下外套，往椅上一搭，高声说：“我来了。”

照例没有回音。完全在意料之中。

病人坐在露台晒太阳，背着我。

我走近她，轻轻把椅子转过来。

“好吗，董言声？”我蹲下问她。

她当然没有回答我，长长的睫毛颤动了一下，眼睛低垂，雪白的皮肤在阳光下更显得晶莹通透。

“没有进步？仍然不想说话？”我柔声问。

她什么都听不见。

我拉过一张椅子。坐在她对面叹口气。

“你又要令父母失望了，”我说：“每次见到我，他们都要问我：‘言声有没有进步？’没有，你仍然没有进步，你仍然痴呆。可怜的言声，这样下来，难保我不向令堂引咎辞职。”我搓着双手。

她仍然无言，一点表情都没有，标致的面孔如一尊大理石像。

“美丽的董言声，我多希望我有办法令你恢复健康，

说说笑笑，一切同从前一样。”

她眼睛看着前方。

我无奈，取过一张绒线披肩，轻轻搭在她身上。

看护刘姑娘进来，“啊，宋医生，你已经来了。”

“她没有进步？”

刘姑娘摇摇头，“还不是一样，吃饭如厕可以应付，其余时间像灵魂出窍似的，可怜。”

“她长得那么美。”我看着呆坐在露台上的董言声。

“可不是。”刘姑娘叹息：“这种病是无名肿毒，一拖三十年的例子多得很，幸亏家里有的是钱，永远可以休养下去。”

我查阅她的健康记录表，拿在手中，颇为踌躇。

每天来一次，美其名曰特别治疗，六七个月下来，丝毫进展都没有。

“刘姑娘，”我搔搔头皮，“你说我应该怎样做。”

刘姑娘讪笑，“初出道，面皮薄，是不是？没关系，慢慢就习惯了，医生不是神仙，每个症一针下去就痊愈，那还得了。”

可是收病人的诊金，而不能治疗病人……我仍觉得那个。

刘姑娘经验丰富，当护士已近三十年，她说没有起色，最近便不可能有起色。

我高声说：“董言声，外面风大，进来好不好？”

刘姑娘说：“她一整个上午坐在那里。”

“来，我们去抬她进来。”

我们合力，一二三把她连人带椅搬进来。

刘姑娘收拾完床铺，同我说：“宋医生，今天晚上，你有没有空？”

我大吃一惊，“甚么，连你都要我的身体？”

刘姑娘的老脸涨红，“我啐！”她说：“你见鬼。”

“那又是为了什么？”我奇问。

“我是为我表妹。”

“你表妹？你表妹怕也有四十五岁了。”

“去去去，”她笑着要打我，“你这坏小子，自恃长得好，一张嘴就不饶人。”

“嘘！”我把食指放嘴角。

董言声听若不闻，仍然看着窗外的风景。

刘姑娘降低声音问：“到底有没有空？”

“当然没有空，今天是我生日，早有人约好我吃饭。”

她给我老大的白眼，推开病房门出去。

我对董言声说：“看到我的烦恼没有？每个人都想把我推荐给女人，仿佛我是一只新出的肉肠：味道不错，值得一试。”

她仍然不笑不动。

“言声，你没有烦恼吧，”我坐在她对面，“你像天使，天使都是没有烦恼的。”

她当然不出声。

“言声，对我笑一笑。你是否有洁白的贝齿？你是否有酒窝，唔？”我恳求。

一切依旧，没有反应。

“可怜的言声。”我说。

门外传来脚步声，我知道是董言声的父母。

他们并没有立刻推开门进来，悄悄站在门外商量。

“言儿一点进展也没有。”董太太懊恼的说。

董先生太息：“没想到她会受这么大的刺激。”

“要不要换医生？”

“已经是第三个，再换也不管用，我看宋医生挺老实尽责，经验虽然不足，医德倒是好的，不然院长不会推荐他，不必换来换去。”

“但是他长得那么漂亮……”董太太说：“他行吗？”我在房内听得啼笑皆非。

一向女人长得太好，会被人怀疑她们的工作能力，三十年风水轮流转，玩笑转到我身上，便不觉得好笑。

只听得董先生说：“真纳罕，怎么会有那么漂亮的男孩子。”

我低声跟董言声说：“看，你再不好起来，我的饭碗就成问题了。”

我替她量血压，检查瞳孔，继续开出维他命丸。

董氏夫妇并没有说什么。

董太太打开她的鳄鱼皮手袋，取出一方抽纱手帕，在眼角印一印，问我：“没有好转？”

我说：“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下个星期，我想带她出去走走。”

董太太呜呜哭起来，“我儿，你怎么一直痴呆，连爸妈都不认得了？”

我很心酸，双手插在袋里。

董先生说：“妈妈，也许你对宋医生说一说，言儿得病的因由，会得对宋医生有帮助。”

董太太欲语还休。

不用说我也早已明白了几分。

像董言声这样的女孩子，难道会为考试不及格陷入痴迷状态不成。

自然是为一段得不到的爱。

一边厢她父母上演七情六欲，另一边董言声无知无觉。真好，什么感觉都没有。想得玄一点，何尝不是种福气。

董太太拉我到露台，向我透露女儿的往事。

她说：“一次恋爱，足以致命哪。”

我点点头，我虽没有试过，却也明白这个道理。“是你们不喜欢那男孩子？”

“才不，女儿喜欢，我们也只得爱屋及乌，是那个男孩昧了良心，硬是不肯同言儿结婚。言儿收到他结婚请帖那日，便变得不言不笑，痴痴钝钝。”

她又抹眼泪。

“在家有谁能二十四小时侍候她，只得住疗养院，大半年一晃眼过去，你说怎么办？”

我很不懂得安慰女人，只得默默无言。

幸亏这时候刘姑娘进来了，她一听得董太太这番话，立刻维护我。

“董太太，俗云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令媛健康没问题已是大吉，脑子有点糊涂，那可急不来，需要清心疗养，你快别哭哭啼啼。”

董太太心一惊，连忙住哭。

我说：“最近她情绪比较以前稳定，我想或者可以带

她出去接触生活。”

“是是，”董先生拉起妻子的手，“我们让宋医生作主吧。”

刘姑娘一阵风似把他们撮走。

言声仍然照原来的姿势坐着。

我对她说：“你已经瘦得不能再瘦了，何必呢，他又不爱你。”

刘姑娘笑答：“她要是会得回答，早就开口。”

“我们再去做脑电波素描。”

“唉，心病还需心药医。”刘姑娘看着她说。

“听见没有？”我轻声说：“你的心病，为什么像是被一个巨大的阴影所遮盖？”

言声的双目没有焦点。

“你的心，一点光芒都发不出来，这像什么？这好比心之全蚀。”

刘姑娘问：“什么？”

“心之全蚀。”

刘姑娘横我一眼，没听懂。

我替董言声作好日常诊治，便离开疗养院。

一大班女孩子拥出来要搭顺风车。

我耐心的解释说不行。

“为什么不行？”

“我今天骑脚踏车来，怎么载人？”

她们在我身后又笑又骂，我却悠悠然而去。

但是我心境并不好过。

即使今日是我生日，即使有三位出色的女子约好与我

庆祝，我仍然牵挂我的病人。

到了朱雯的家门口，我停好自行车，上楼去。

我们约好四点半，此刻已经五点钟。

大厦停车处照例有三两穿校服的女孩子在留恋的张望，是等朱雯下来，好向她拿照片，或是签名。

朱雯这几年很红，每本杂志都用过她做封面，电影海报、荧光幕的节目，无如不是伟大的朱雯。

短短十年间成名，真不容易。

管理人员认得我，我顺利的上楼。

一按铃，朱雯便冲出来欢迎我。

“生辰快乐！”

“你也一样。”我轻吻她的面颊，香气扑鼻而来，“大家都是二十七岁，朱雯，时间过得实在太快。”

“见你的鬼，”朱雯说：“谁二十七岁，你才二十七岁，”她一边向我眨眼，“我才二十三岁。”

“你不甘七？”我故意作出一副牛皮灯笼的样子来，“那么咱们唸小学一年级时你岂非只有三岁？神童哪！”

她捧出一只小小精致的蛋糕来，“难得有位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老友。”

“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老友倒不止一个。”我提醒她。

“她们可不是我的老友。”朱雯说。

“廿年的交情，还不算老友？”我问。

“虽老不友。”

“小时候也一起捉过迷藏，跳过橡皮筋，借过对方的功课来抄，如何不友？”

朱雯说：“后来就不友了，他们看不起我没念大学，

又妒忌我登一次台比她们一年收入还劲。”

“依我看，你们三人各有千秋，最好能够恢复邦交，省得我年年一月十五三处跑。大家在一起过生日多好。”

“等五十岁时再说吧。”朱雯丝毫不动容。

我叹口气，“只怕你们不肯在同一年五十岁。”

她轻轻切开蛋糕，斟出香槟。

我朝她碰碰杯子，“朱雯，祝你今年比去年更成功，更漂亮。”我由衷的说。

“谢谢你。”

“同时，今年别再告诉记者，你的医生未婚夫是我。”

她白我一眼。

在过去三年内，朱雯在工作上一碰到些微不愉快，便立刻嚷要嫁宋星路医生，天知道我并没有为此得到艳羡的目光，我得到的是导师与同学的白眼。

“也许有一日我们会得结婚。”朱雯说。

“美丽的朱雯，我不爱你，你不爱我，咱们怎么结婚呢？”

“我们情若兄妹。”

“我比你小，我在凌晨出生，你在下午七时，应当说情若姐弟。这是事实。”

“你信不信我把这只蛋糕擀到你面孔上来。”

“别说笑话，最近事业如何？”

她不答，在客厅中踱步。新一代的影后不比她们的前辈，以前女明星的香闺要豪华如文艺片布景，白色的家具非得镶一条金边不可，现在朱雯的家装修讲究别致，落落大方，品味上佳。

她在家的穿戴也极之普通，凯丝咪毛衣、牛仔裤，唯一不同之处是一只钻表，据说是卡地亚古董，去年在巴黎出外景时觅得，视之若瑰宝，天天戴着。

当然我这位小中学的女同学是美丽的，不过自小看惯她为输了场赛跑而痛哭流泪的样子，心内很难产生友情以外的激素。

而朱雯，虽然口口声声说随时会下嫁，毕竟无此可能，我的宿舍地方浅窄，设备如医院三等病房，只怕她不习惯。

但这有什么关系，我们仍然情比姐弟，或是兄妹。

朱雯正向我诉说：“……我告足三个月假，来等这部片开拍，结果一声通知也没有，换了角儿，对方连‘对不起’也省下，你说这一行难不难做？我还是影后哪！”声音越来越高，一双浓眉越来越斜竖。

我在报纸上看过这段事，因此诧异的说：“但是记者们盛赞你把这件事处理得极之漂亮，一句怨言都没有，还说下次有机会再合作等等。”

“不然怎么办，你知否潇洒背后是多少眼泪？你知否有多少次我打落牙齿和血吞？”

我很歉意，作为一个朋友，我并没有给她什么帮助。

我连忙打醒十二分精神劝慰她，“朱雯，胜败乃兵家常事，你得到的，必然是别人所失去的，或者相反，不必耿耿于怀，你的机会多的是。”

她坐下来，“我倒不是为失去一次片约而悲哀，我难过此刻女人连诉苦的机会都没有，死都要死得漂亮与不计较。”

我说：“这是你高贵的选择，你已经得到报酬，记者称赞你倒是小事，你并没有因此树敌才是至高的见识与智慧，当然要比开招待会诉苦超脱一千倍，不应埋怨。”

她一口气喝尽香槟，“是，我在十年的光阴内，早已把自己训练成老江湖。”

“恭喜恭喜。”我微笑说：“真不容易。”

“星路，太澄与定华她们，所付出的代价没有我这么大吧。”朱雯用她碧清的大眼看牢我，迫我说老实话。

“她们付出的代价，未必低于你，所得到的，绝对少于你，满意了吧？”

她点点头。

我站起来，“我要到太澄那里去。”

“不准。”朱雯故意捣蛋。

“人家也是今天生日。”我披上外套。

“那我岂不是没人陪。”

“你那英俊小生靳志良立刻要来报到，不要拒人千里。”

“谁要他陪，我说过不与同行泡在一起。”

“这句话好不老土，”我说：“怎么会出自你口，以前贵同行多数没个打算，做一日算一日，的确不是理想的终身对象，此刻靳志良不但一表人才，私生活严谨，更有生意头脑，投资的几间工厂生意蓬勃，他不论才与财，都胜我百倍。”

“你与他拜把子结成兄弟吧。”朱雯到底对我不客气了，“走走走。”

我乐于遵她的逐客令，告辞下楼。